

姐姐的端午

□吴玉琴

姐姐打开后备箱，依次拿出她给我带的东西：香气扑鼻的油饼卷糕、烤得金黄的扇子馍、白玉一样的凉粉、绿莹莹的灰灰菜……这些都是家乡端午节必备的吃食。姐姐一样一样地拿出来，像是要把我想念的村庄全部搬来。

我让姐姐上楼。姐姐说，她要趁热给亮亮送过去一份。亮亮是姐姐的儿子，他家离我家大约20分钟的车程。看着姐姐的车子驶出小区门口，很快被汹涌的车流吞没，我折身返回，脑子里全是小时候我们在村庄一起过端午的时光。

院里那棵硕果累累的杏树枝叶婆娑，满目青翠，我们仍是在树下玩耍的少年。端午节那天，父亲天不亮就折来艾条，插在每一间屋子的门头。母亲则在灶头有条不紊地忙活，扇子馍是头天烤好的，黄澄澄地摆在箩筐里；晶莹的凉粉碗砣颤巍巍地卧在案板上等待下锅。

父亲和母亲各忙各的，家里的鸡、羊、猪就归我和姐姐管了。我们来来回回给羊添草、给猪剁食、给鸡拌料。院子里弥漫的香甜让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舒张得要呼喊。脖子一伸一缩的麻雀蹦跳着觅食，我们从它面前路过，它歪着头看着，并不飞走，继续低头啄食。远处，喜鹊叽叽喳喳，能清楚地看到它们高高翘起的尾羽在跃动。

太阳下山杏树下一地阴凉时，我们在院子里摆上小桌子开饭了。我和姐姐呼噜呼噜喝粉汤，叽叽喳喳地比较谁的卷糕里红枣和葡萄干多。笑声惊醒了院墙边葡萄架上冒出的嫩叶和大门外午睡的两排粉红色的蜀葵。

后来，我离开了村庄，父母也离开了村庄。姐姐守着村庄，依照父母的样子，郑重地对待每一个节日，每一个日子，每一个生灵，每一株植物。在她家的小院里，她用心养护着几棵树和几丛花，把戈壁大漠里的日子装点得诗情画意。

不一会儿，姐姐打来电话说，亮亮和媳妇不在家，要我陪她去步行街逛逛。在嘈杂的音乐声和琳琅满目的店铺中，姐姐拉着我进了一家名为“老银匠”的老店。店里的陈设古色古香，柜橱里的各式银饰银具，每一件都独一无二。姐姐在一排雕有鱼儿的银手镯前停下细细端详。突然，她手机响了，是亮亮，她对着手机温柔地叮咛，要他把她拿来的东西给他丈母娘送一些。挂断电话后，她果断买了那个背面刻着“平安喜乐”的鱼儿银镯。想到她的小孙子戴上银镯，伸出藕节似的小胳膊要奶奶抱抱的画面，我莫名有些感动。端午将至，我们早早计划着出游的行程，期待上映的电影，姐姐却在庄稼和家务的羁绊中牵挂着她的每一个亲人；在嘈杂的人世间，在匆忙的生活中，她的牵挂如五月的暖阳，温润着我们的心田。

从步行街出来，说好叫上亮亮一家来我家过端午。可姐姐突然接到电话，晚上要给麦田灌水。她匆匆忙忙回村了。姐姐的端午，来去如风，却在我的心底与唇齿间真切地温存许久。

我用姐姐带来的凉粉做了粉汤，一口油饼卷糕，一口凉拌灰灰菜，村庄的气息、端午的气息、亲人的气息暖暖地在周身漾开。

(本文作者为甘肃省作协会员)



过节也是过日子

□朱景敏

脑海中，端午节的代言形象是清香的粽子和喷香的豆子。都和吃有关，也和童年、乡土、母亲关联。

粽子用箬叶包裹，每一个角尖都充填着糯米和红枣的香甜。豆子为蚕豆，才晒爆，呈鲜亮的鸭蛋壳青，散发出夏至朗日特有的气息。这些都在记忆中，在渐行渐远、渐远渐淡的回味中。

真爱那个节日。木门楣上郑重悬挂的菖蒲、艾草、蒜头，八仙桌上散漫摆放的盐浸豆、雄黄酒、顽童裤兜里紧捂不舍的熟咸蛋，小团眉额间灿烂点染的虎王字……

那时，不知道端午的文化渊源。那时的端午恰如等放学的少年，很单纯。

“端午”一词，见于西晋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鹜是野鸭，角黍就是粽子。说的是到了夏季端午日，当地有煮粽的风俗。这一说，极亲切。文史的记录与我儿时的记忆，来了个穿越时空的交融。

有意思的是，儿时，母亲给我们烹的不是“鹜”，也不是家鸭子，而是看着就叫人起鸡皮疙瘩的癞蛤蟆，即蟾蜍，属“五毒”之一。借端午的“纯阳”威力，好歹让我们壮着胆解了一回“肉馅”，同时也祈请那乳白色

鲜得难以想象的蛤蟆汤，治一治踞伏在我们额头上的痱子、疖子。这个土方法，在当年效验可谓相当明显。蟾蜍有毒素，雄黄酒也微微有毒，但毒可以用来解毒、用来化淤、用来祛秽、用来镇邪。“以毒攻毒”，大自然就是如此神奇，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就是如此微妙。

有一点，我得坦诚——雄黄酒我从未喝过，家里也从未炮制过类似的“神酒”。这里的原因也很微妙，一则雄黄不是随便能买到的，掌控不当还会惹出祸事(雄黄加热氧化后有毒)；二则也是关键的，《白蛇传》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剧中善良多情的白娘子被逼于端午节饮雄黄酒的情节深深刺痛了成人未泯的童心和孩子纯真的心灵。

“平平淡淡才是真。”从本质上讲，过节也是过日子，平淡一点，平和一些，或许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凝视着历书上的节日，看着公历、农历上下并行，我把“端午”久久咀嚼、细细品味——这个节日是清香的，这个节日是辛辣的；这个节日是儒雅的，这个节日是阳刚的；这个节日是诗人的，这个节日是民间的；这个节日是远古的，这个节日是崭新的……

(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

粽是你的好

□孙秀斌

日子过得真快，过了五一，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自然要吃粽子。可粽子从哪里来呢？是去超市买，还是自己包？自己包吧，我和老伴都缺乏经验；去超市买吧，感觉缺少温馨。其实说白了，我在期盼一个人。

张姐每年都会给我们送粽子，连续五六年了，今年她还会送吗？

我的担心有些多余，心里刚冒出念头，晚上老伴锻炼回来，就把粽子拿回来了，好几包，一问果然是张姐送的。张姐包的粽子有三种，豆沙馅儿的，我老伴爱吃，香甜软糯；肉馅儿的，我的小外孙爱吃，清香爽口；蜜枣馅儿的，我爱吃，甜而不腻。张姐想得真是周到，一家人的口味，她都想到了。

我们和张姐都是这座城市的“移民”，并无渊源，同属“看孙族”，以前住在一个学校的教工宿舍里。老伴每天晚上会和她一起遛弯儿，做健身操，一来二去就熟悉了，后来小外孙大了上学，我们就搬了出去。距离远了，但感情没有中断，张姐始终没忘了我们，总爱送些她亲手制作的美食给我们品尝，譬如烤花生、烤肉饼、粽子等等，其中粽子是她最拿手的。她为人豪爽，又擅长烹饪，在我们看来挺难做的美食，她却轻车熟路，真让人佩服。

出于“礼尚往来”，有时候我们也会把亲友送的东西给张姐一些，并美其名曰让

她“帮忙”，张姐也不客气，痛快地说“这个忙我很愿意帮”，如此调侃，让我们相处十分融洽。

尽管这样，我总是感到还亏欠张姐一些什么，有啥行程好的旅游总喊着她，并根据她豪爽仗义、乐于助人的性格，写了一篇文章投给杂志，未曾想还真发表了，并配了插图。我发了朋友圈让张姐看，她高兴得不得了，到处炫耀，说自己太荣幸了。当然，作为回报，张姐送粽子的数量又增加了，推都推不掉，没办法只好冷冻起来慢慢吃，长久地品尝她的一片诚心“粽”情。

张姐包的粽子个头大，分量足，足以见她为人大方。拆掉一道道缠绕的线绳，打开一层层紧紧包裹的粽叶，诱人的味道扑鼻而来，嚼一口，清香弥漫，甘甜可口。老伴说，你光知道吃，也不说声谢谢。我说肯定要谢，正在心里打腹稿呢！

微信里张姐用语音告诉我，半个月之前她就把食材买好了，今天清晨五点就起床把糯米和粽叶泡上了，因为泡的时间长和短了都不行，要恰到好处，才能好吃。她说今天蒸了两大锅，明后天还要蒸，好朋友都要送一些。端午节，人人都要吃粽子，不然对不起祖先。真是快人快语，性情豪爽。稍倾，我也给她回了一条微信：“前天去超市，琳琅满目的粽子已摆满了冰柜，可是我不想买，就知道你会送，你的粽子有温度，有情感，粽是你的好！”

(本文作者为退休媒体编辑)

腕间五色光

□刘志坚

晨雾还没散尽，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锅里煮着端午粽。

祖母从褪色的木匣里摸出蓝、白、红、绿、黄五卷丝线，把它们像梳麻花辫般编成细细的绳结。一边编，一边絮叨：“把五色线编在一起，结成的绳叫‘长命缕’，也叫‘续命丝’。这五种颜色里，蓝是老天爷的衣裳，白是云娘娘的围巾，红是灶王爷的胡子，绿是柳仙姑的头发，黄嘛，就是土地爷的金腰带。”祖母用指头点着各色丝线，“把这些神仙的宝贝编成绳儿，大鬼小怪都不敢近身……”

“伸手！”祖母语气和蔼却带着威严。我们堂兄妹几个缩着脖子递出手腕，任她把五色绳蛇一样缠上我们的手腕脚腕。她严肃地念着老话：“系上五色绳，长虫不咬，鬼魂不缠。戴够六六三十六天才能剪下来……”小妹听了一激灵，腕上彩线跟着晃，露水珠儿般颤巍巍地坠着。

刚系上彩绳，巷口就传来货郎的拨浪鼓声，我们却不敢像往常那样疯跑过去看热闹——只因要路过那棵几百年的老槐树。三弟阿庆说，他看见有条菜花蛇钻进了树洞。起初，我们缩着身子，紧挨墙根儿走。可后来，或许是五彩绳给了我们胆气，经过老槐树时，我竟冲到树下踩了三脚，仿佛这彩绳真能叫人百毒不侵。大伙儿见了，也学我的样子，一个接一个跑去踩脚，最后撒下一串放肆的笑声。

乡下的孩子野惯了，不出一天，腕上的五彩绳就被汗浸得发亮，像拴上了一条牵牛绳，却不敢解开。戴着它跑到平时不敢去的荒岗子，用筷子制成土镊子，在石隙里逮蝎子、捉蛐蛐。就连夜里翻身都要捂着腕子，生怕丢了五色绳里睡着的“驱邪神力”。

大概是“乐极生悲”，几天后，调皮的我捅马蜂窝，不但被蜇肿了脸，逃跑时还摔伤了膝盖。为此，祖母特地给我编了一条特别长的五色绳儿，从手腕一直缠到小臂。她说这样能把福气都聚在身上，好得快些。神奇的是，没过几天，伤口真的开始愈合了。于是，在我心里，那五色绳儿成了最灵验的护身符。

三十六天后，祖母要剪断我腕间的五彩绳儿，我万般不舍。祖母说：“剪断了绳，男娃把它扔到房顶上，女娃把它埋在树底下，一样灵验。”于是，祖母的剪子擦着皮肉凉飕飕划过，我接过剪下的五彩绳就往屋顶抛。可抛了好几次，累得涨红了脸，绳儿却总是到檐头就飘下来，气得我直跳脚。最后，还是在石榴树下埋五色绳的小妹提醒了我：“你好笨，把绳儿缠着瓦片上，不就扔上去了……”我如法炮制，结果抛过了头，瓦片半路“溜了号”，彩绳挂在瓦松上，迎风抖动，像是在嘲笑我……好在，手腕脚腕上还留有五彩绳的印痕，倒像在身上悄悄打了个结。

又到端午节。我的腕间没有五彩绳，但当年祖母给我系绳时的情景却历历在目。那条看不见的五彩绳，拴着我温软的念想。